



短篇偵探小說選之一

面像之秘

民國三十八年二月三版

短篇偵探小說選之一

石像之祕

一冊



編譯者

程小青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發行人

劉季康

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一三七號

上海福州路三三八號

序

好奇心——求知慾——是人類天賦本能之一。憑著它，宇宙的神祕才得逐漸啓發；憑著它，人類的文明才得繼長增高。我中華民族有一句傳統的寶訓，就是「格物致知」。所謂「物」，當然是指宇宙萬象；所謂「格」，也就是指「觀察」「集證」「綜合」「分析」而言。經過這種種步驟而獲得的知是科學的知，才是真知——國父說過，科學的知是眞知。例如古人看到「螻蟻尙自惜其生」，領悟到凡是生物，沒有不寶貴它的生命，人類當然不會例外，因此假定了一條崇高無上的倫理原則，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然而「格物」的基本因素是在好奇心的活動。不然，如果你的好奇心受了壓制，失却了活動能力，雖是「異象殊態」呈現在你的眼前，你却「漠然無動」，或是「熟視不察」，結果自然是「一無所獲」。

牛頓看見了蘋果成熟而落地，便發生「爲什麼向下落？而不向上或左右四方落呢？」的疑問，結果便發見了萬有引力。瓦特看見了沸水衝動壺蓋，他的好奇心活躍了，發生了一連串的問句：「怎麼會動？」「有什麼用處嗎？」「怎麼樣可以利用？」這些問句使瓦特創製了凝結汽機 Condensing steam engine，奠定了近代物質文明的基石，使整個世界的面目

爲之改觀。這就是國國好，人人好，事事好，處處好。

偵探小說的成因，在於人們好奇心上。這是其特點，其目的，在於一個個多個待決的疑問，包含着「為什麼？」，「誰？」，「如何？」，「如何？」。這些問題可能刺激你的好奇本能，引起一種合理解決的要求；而且其解決之中，還可使你感到「格物致知的科學頭腦」。在這種要求滿足之後，自然有一種「欲罷不能」之感，「欲罷不能」之感，「欲罷不能」之感。因爲阿基米德在浴缸裏洗澡之後，發見了物體在水中浮沉的原理，會跑到大街上去，發狂般地喊著「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的。

在已往，因著傳統的思想淵藪，宿習和迷信心理的束縛，八家或教育的牢籠，與格致學和傳說的普遍流行，我國人的好奇心被壓壓得快算是零了！一般文盲固不必說，就是所謂士大夫之流，也都是「見怪不怪」或「視而不見」，應付一切，總是消極敷衍、含糊敷衍和「聽天由命」地死氣沉沉！如果一個國家，它的大多數國民的好奇心都在這樣的冬眠狀態之下，却要腳足在這個一切受科學支配的地球上，那末後果如何是值得有心人深深地思考的！

偵探小說這名詞有著狹義和廣義兩種含義：狹義的是 Detective story，以一個職業或非職業——有時是新聞記者、醫士、律師或其他——的偵探爲主角，運用著演繹或歸納的方

式，糾迴曲折地進行偵查，終於解決一件疑難困惑的案子，廣義的是包含著Mystery story或Crime story，前者是一種詭祕性的疑問，後者往往是一件反面敘述的動人的罪案。有的注意偵探技巧，有的著重科學知識，也有描寫心理或喧染氛圍。無論那一種方式，總包含著一個待決的疑問，或一種懸疑的局勢，如果寫得好，就是够刺激你的好奇心，和控制你的情緒，使你感到那問題非解決不可。因為好的偵探小說確含有一種使你窒息 Breathless 的力量，非終篇不能釋卷。所以除了引起好奇心以外，你要從它裏面找求趣味也是不成問題的。

偵探小說在歐美可說得上「汗牛充棟」，可是在我國却貧乏得可憐。筆者認為要激發我國青年的好奇心和思考力，這類小說實有多量介紹的必要。本書第一集共有十冊，每冊包含若干篇短篇，純粹偵探性的，或詭祕性的兼收並蓄，原作都是歐美優秀作家們（如 Ellery Queen, Agatha Christie, R. A. Freeman, I. J. Beeston 等）筆下的結晶。讀者在掩卷之後，如果覺得有若干刺激和趣味，或者進而引起些探究疑問的興趣，養成一種推理求真的態度，那才是譯者們所企求期望的。

三十六年秋程小青識於蘇州東吳

石像之祕 (短篇偵探小說選之二)

目次

一	石像之祕	一
二	餘戀	二三
三	誘惑力	四七
四	險交易	六六
五	殉葬品	八五
六	一條項串	一〇三



石像之祕

(短篇偵探小說選之一)

「不列顛博物院中假定的謀殺案！……不列顛博物院中假定的謀殺案！」

這聲浪，在一個夏天的黃昏，從賣報童子的口中呼噪出來。我一聽得，立刻聯想到賈司潑。於是我走進圍集的人叢中去，向那小童購了一張報紙，隨即走進裴林頓餐館。坐定之後，我展開報紙一瞧，果真有一件驚人案子。

報上記著那天清早，不列顛博物院的

埃及古物室裏，發見一個屍體。那人的氣息雖已斷絕，他的兩隻手却還攀住在一個灰色石的「未來神」的膝上。那死的人果真就是我理想中的賈司潑。

我怎麼竟能夠一料便料中呢？原來不多幾時，那著名的埃及古物收藏家白來曉教授，曾經把他所收藏的古物，開過一個展覽會。在這個展覽會中，參觀的人雖然不少，賞識的人却沒有幾個。因為他所收

藏的東西都是些年代久遠的埃及寶石，什麼紅晶瑪瑙和雕刻的花石等等。這類東西，在現今的珍寶市上，都不值重價，所以觀賞的人也就不很注意。賈司潑是白來曉教授的朋友和助理，當展覽的時候，他也是在場的。此外，我所以懷疑賈司潑，還有一層原因。在開會的時期，白來曉教授曾經把他收集的歷史講給來客們聽。據說那些東西都是從先代的古壙和埃及王族的廢陵裏掘出來的；又說那些陵寢都是有符咒秘錄保守著的，情節既很幻秘，所以聽的人都非常動神。但是我覺得教授的本身更加足以注意。

白來曉的體格既然魁梧，面色又蒼白

沒有血色，襯著黑色的鬚鬚，使人望而生畏，而且他的聲音宏大，兩隻眼睛真像一種駭人的動物。他的狀貌雖然這樣可怕，他的妻子却是一個嫵媚可愛的婦人，伊對丈夫的感情又很好。這又是不能不使人豔羨的一件事。

這一次展覽會的地點是在法國的巴黎。開會的第三天，我偶然遇見白來曉教授。他的態度很張皇，告訴我他的助手賈司潑忽然失蹤，同時他的古物中的一塊琉璃石也不見了。他就料想賈司潑一定偷了那塊古石，逃往倫敦來了。他所以也追蹤到倫敦來，住在根司蓋旅館裏，並且約我往旅館裏去訪他。我却還沒有踐約。

因此種種，所以我一聽得博物院中的埃及古物室裏發見了一個屍首，便即聯想到賈司潑了。

我在餐館中吃了晚飯，又買了幾張別種晚報，帶回我的克拉琪街的寓裏去，預備把這個問題仔細研究。

這是一個稀奇的新聞，所以有幾張報紙上的論調都假定他是被人謀殺的。現在我把這事的情形約略記在下面。

死者的名字叫做賈司潑，因為他的衣袋中有名刺留著。



發見他的人就是博物院中的司事。那司事一清早就見賈司潑死在「未來神」的石座上面，兩隻手還攀著神像的膝，所以料想他在前一天的夜裏已經在院裏。他的眼睛張得很大，滿現著恐怖的狀態，好像他見了那碩大的石像，便不由不發生恐怖。

那「未來神」的軀幹實在是大得可怕的。神像的身體雖是人形，他的高接屋頂的頭却是獅子的頭。那兩粒怒睜的眼球突出眶外，看見了越發寒心。

那末，賈司潑可是因恐怖而致命的嗎？這理想也不能算不近事實。因為在賈司潑的身體上，自頭至足並沒有一些傷痕。他的左頰和喉部雖然有一些血跡，但也不

是因傷而成的。不過這個血跡也很有研究價值。在屍體的左向，距離兩碼遠的一個亞彌特王神像上，有一個血污的手印。更遠一些，在一個白石月神像上，也有同樣的一個印。此外更有一印，却留在那古物室的盡端的石棺上面。因此，從情勢上推想，似乎那隻血污的手，第一次印在石棺上面，接著連印過去，直到賈司潑的臉上為止。這幾個印分明是一手印成的。

那末，賈司潑被印的時候可是已經死了嗎？或是因著那血印的緣故，才致死的嗎？這印血印的手是誰的手呢？又有什麼樣的目的呢？除此以外，還有一個疑問。賈司潑深夜留在博物院裏，想幹些什麼勾

當呢？

我想到這裏，又記起那塊遺失的琉璃石來。我覺得賈司發偷了那塊不很值錢的古石逃走，實在是算不上算的。假使我易地而處，我決不會幹出這樣的事來。

老實對諸位說，我起先本來也是一個珍寶賊，後來落在警察的手裏，就叫我做他們的眼線，把我的身體自由作爲交換條件，我方才棄邪歸正。我對於警察們的職司，就在鑒別寶石的真偽和探聽寶石賊的消息。眼前這一齣慘劇雖然也關涉些寶石，但是那被竊的並不是什麼鉅價的寶石，並且那偷石的人也不是此道中的老手，似乎用不著我去干涉。

我自己忖度道：「這件事既然與我無涉，我也不必費心思了。」

我的僕人忽然進來通報，新蘇格蘭場偵探長乾克門來看我。他一走進來，瞧見我的檯上攤著幾張晚報，並且那些報紙攤開的一面都是載著那段謀殺新聞。

他說：「陶斯，很好。我要來和你商量的問題，你倒已經先在報紙上完全看明白了。」

乾克門是我的老友，也就是我失敗在他手中的人。所以我們的交誼情況是非常奇怪的。

我淡淡地答道：「正是，乾克門。我已經看過一遍了。」因為他在我的姓上面

既然沒有什麼稱謂，我又何必加給他呢？

他又問道：「你對於古代的珍寶可也有鑒別的智識嗎？」

我點著了一支雪茄，反問道：「唉，可是賈司潑從白來曉那裏偷來的一塊琉璃石已經給你得到了嗎？」

他的目光閃一閃，詫異道：「什麼？你已經知道了？」

我吐出了幾口烟，答道：「那原是一塊很古的琉璃石，石上還有幾個象形文字，它的價值却只值幾個仙令罷了。你從那裏得到這東西的？」

他靜默了一回，才說：「這東西握住在死人的手裏。」他頓一頓，又說：「你

所知道的事也請你說說看。」

我就把我剛才推想的理解完全說給他聽。

他略一凝想，說：「你的推想不會指示什麼，因為對於賈司潑深夜在博物院裏到底有什麼勾當的一點仍舊不能夠解釋。他分明是昨天日間進博物院去的，起初藏在什麼陰暗處，直到院門下鎖以後方才出現。這舉動很足研究。所以我的意見，我們不如先去會見白來曉教授，再打算進行的方法。」

我贊成了他的提議，就一同趁車往根司蓋旅館去。那時白來曉和他的美麗的妻子正裝束好了，預備往戲院裏去。那少婦

一見我們，便把伊的不安的目光瞧瞧伊的丈夫，又瞧瞧我們。

白來曉開口道：「唉，原來是我的老朋友陶斯先生。可是你在這個時候光降，未免太不巧——」

我急忙插口道：「白來曉教授，容我給你介紹新蘇格蘭場偵探長乾克門。」

我一壁介紹，一壁把我的眼光移到他的妻子身上，覺得伊微微震了一震。

乾克門接著說：「教授，我想賈司潑奇怪的死，你諒必已經知道了，因為我知道你們倆是一向相識的——」

白來曉疾忙道：「可是我們的交誼已經中止了。並且他的行為的性質，我也不

很明白，所以我對於這件案子怕沒有什麼補益。現在我要出去。如果明天或任何時候，你喜歡再來——」

他突然停止了，他的眼睛中露出躁急不安的狀態，似乎不耐煩再談下去。

乾克門很客氣地說：「很好，明天早晨十點鐘，怎麼樣？」

白來曉點點頭。「好，我贊成。」他隨即鞠了一個躬。

乾克門就回身退出去。

在這個當兒，我走近一步，在教授的耳朵中說了兩句。他的面色頓時變成死灰，還不自覺地喊了一聲，竟使乾克門回轉頭來。

我低聲說：「白來曉教授已經改變他的意念了。他願意將昨天晚上在博物院中埃及古物室裏的情形告訴我們。」

乾克門重新回進來。那美麗的白來曉夫人却退到另一室去。

白來曉猶豫了一下，果然坐下來，說：「先生們，是的，我可以把昨晚的情形告訴你們。因為昨天晚上我也在博物院中的埃及古物室裏。你們不是要詫異我為什麼往那裏去嗎？這理由說出來也許不容易教人相信。我從小就有一種幻想，希望在一個黑夜，和那些古代的埃及鬼神的神像盤桓一回。你們不是覺得好笑嗎？其實這是真情。我的腦室中一直存著這一個幻想。」

你們既然不知道，自然要覺得可異。我爲著要實踐我的幻想，又怕人家傳做笑柄，所以不願意明目張膽地去求博物院的司事的應允。到了院裏，我就悄悄地伏在一根大石柱後面。直到司事在院中巡察了一回，把院門鎖上了，我才從伏匿的所在走出來。

「那些神像室中平時本來是很黑暗的，如果有人故意藏匿，實在不容易尋覓。那時天色既然昏暗，室中既黑且靜，真像墳墓一般。我的目光雖然失了效用，但是我的腦球仍非常敏銳。我知道我的四周圍都是些奇形怪狀的神像。在這中間，我就預備消磨我的長夜。」

「那時候我心中可有什麼恐怖嗎？沒有，簡直一些都沒有。因為這是我希望已久的活動，祇覺得有一種特殊的興趣。我還在那許多神像的石座下面繞了幾個圈子，方才覺得有些疲乏，就在一個石棺旁邊的木架子上坐下來休息。

「這一坐竟不知不覺地使我睡著了。我睡了多少時候雖沒有確知，但至少總有三個鐘頭。不知怎的，我忽然驚醒轉來。我的手足都已麻木了。我略停一停，立起身來，我的耳朵中彷彿聽得一種微聲，不由不使我斂神仰視。那時有一些星光從屋頂透進來。我一擡頭便見那偉大的石像。正在這時，我又聽得一種小孩子受痛似的

呼聲，一回兒又停止了。我不禁有些疑訝，我的神經上也發生震動。接著，第二種呼聲又起，既銳且厲，很像一個人被利劍刺進了心窩，聽了真教人毛髮都豎起來。我的乾枯的喉中不期發出一種回聲。

「我強制著問道：『誰在那裏？』

「這一問果真有了回音，那就是先前聽得的孩子的微弱呼聲。

「先生們，我老實說，在這種地方，又在深夜的當兒，平時我雖從沒有這樣的恐怖感覺，這時却也自己作不得主。我覺得脊梁骨上有一股冷氣，好像冰澆一般。我更擡頭瞧時，看見那高接屋頂的大石像身上，彷彿有一個黑影在那裏緩緩蠕動！

「我想呼喊嗎？是的，可是我的昏吻好像已經緊閉，發不出聲響。我的身體更不能動彈，但覺一陣陣的冷汗從額角上滾流下來。我不是一個迷信的人，但在那個境地，也不能不發生死神已在我的眼前我祇能任他佈擺的感想。於是我屏息伏著，祇等待天色放曉，也許還有唯一的生機。」

「我這樣子等候了長久，曙色果然漸漸地透露。曉光既逐漸地擴大，我的心中的恐怖也就逐漸地減少。後來我立起身來，走近那巍峨的「未來神」去瞧一瞧，忽見那神的膝前有一個人伏著。那人就是買可發，却已僵硬死了！

「他死的緣由報紙上都猜想不到，因

爲他的身上絲毫沒有傷痕，尋不出致命的原因。可是他的臉上滿現著驚怖，所以我一望便知道他的死由。不過這死由很奇怪，說出來你們也許不會相信罷了。」

白來曉的故事告一個段落，便停止了不說下去。空氣很緊張，大家都靜一靜。一回，乾克門問道：「教授，你的意見怎麼樣？」

白來曉答道：「我知道他所以致死的原因，一定就爲著那孩子的呼聲。」

「那末，孩子的呼聲又是怎麼樣發生的？」

「這一著我不知道。你祇能去問那「未來神」了。」

乾克門沉吟道：「教授，我覺得你的理由不充足。我以爲賈司潑的死也許是有什麼心病。」

白來曉搖搖頭。「我從來不曾聽見過他的心臟有什麼病。」

乾克門又問：「還有一層，他深夜在博物院裏幹什麼？」

「這個我也完全不明白。」

「我想他不會和你一樣有這樣奇怪的目的罷？」

「唔，也許——可是也說不定。」

乾克門咬一咬他的嘴唇，向我瞧瞧。

我仍保守旁聽態度，沒有表示。

乾克門又說道：「白來曉教授，賈司

潑和你兩個在同一的時候，一同在那詭秘的境地，真可算是奇怪的巧合了。」

白來曉點點頭。「我贊成你的話，果然是稀奇的巧合。」

乾克門又問：「你發見死屍以後，怎麼樣處置？你可也能說給我們聽聽？」

白來曉站起來，走到火爐旁邊，把背心向著火爐，左手撫著他的黑鬚。

他緩緩說道：「這一層我固然也應當報告你，但是現在想起來，那時候我的舉動未免有些失當。我知道不多一回院門就要開了。我的初意既不願人家知道我在院裏過夜，也就不敢聲張報警。所以我重新藏在暗角裏，等到司事開了院門，便趁個